學禮管釋

學禮管釋十八卷

余少好學詩既冠學禮自注疏外宋元明人及近儒之說皆喜讀之偶有所得便加詮釋既不分經復不區類隨時記錄聊備遺忘而已記云禮本於天天至大也昭昭之明或亦管窺者所及見乎咸豐五年十月當塗夏炘

目錄

卷之二

卷之六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釋昏禮下達

釋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釋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附釋氣盈朔虛　五歲再閏　十九年七閏

釋聘禮郊勞歸饔餼儐使者皆再拜稽首

釋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釋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釋鄉大夫五物

釋大司樂三大祭之樂

卷之十八

釋鄉飲酒義

學禮管釋卷之一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大戴禮天子擬焉

大戴禮公冠篇爲諸侯幼年卽位免喪而冠之禮也古者諸侯幼年卽位年十二以士禮冠之至五十天子乃爵命爲諸侯後世漸文別爲諸侯加冠之禮孔子所謂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是也至於天子諸侯太子之冠仍用士冠禮孔子所謂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也公冠篇歷陳公冠之法下云天子擬焉謂天子除喪而冠擬是禮也盧見曾刻本從元刻作太子擬焉謂作天

子者爲俗本按朱子儀禮通解注引大戴禮作天子則宋本實作天子非俗本元刻誤也又云太子與庶子其禮與士同謂天子之子冠用士禮也文義明晰可據家語作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係王肅僞撰不足信且亦恐或有衍脫疏家據以謂天子之子冠用公冠禮非也

釋大戴禮公冠四加

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元冕盧辯注云四當爲三元當爲袞之誤非也上云公元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則緇布冠繢緌配元端皮弁配皮弁服委貌配朝服適合三加之數元冕則四加矣賈公彥疏儀禮謂公侯四加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準士冠

三加而增元冕既與公冠篇上文不合又不知爵弁惟大夫士有之天子諸侯至元冕而止無爵弁也或謂周禮韋弁卽爵弁亦兵服耳未必以冠禮記天子哭諸侯有爵弁諸侯復亦有爵弁皆非吉服非冠所當服也盧氏見士冠有元端無朝服遂疑四爲三不知士禮減只三加者始加緇布再加朝服三加至皮弁而止不得伸爵弁之上服故越朝服而用皮弁公侯禮隆有四加則始加元端元端者燕之服也再加朝服朝服者日視朝之服也三加皮弁皮弁者視朔之服也四加元冕元冕者祭服也其敘次當如此經皮弁在朝服前者以皆韠與元端連文非次也

又賈公彥謂天子五加後當加衮冕我公冠篇明云天子擬焉則亦四加可知或初加元冠朱組纓再加皮弁三加元冕四加衮冕成王冠辭心是衮職是其證

釋冠禮乃醴賓以一獻之禮

冠禮之醴賓醴禮之至盛者也昏聘醴賓無酬酢冠禮一獻則有酬酢矣注云獻酬酢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昏禮醴賓無幣冠禮則有束帛儷皮矣昏聘醴賓不殺牲冠歸賓俎則殺牲矣又昏禮醴壻雖一獻然無幣又不云歸俎則亦不殺牲故曰冠禮醴賓醴禮之至盛者也蓋昏禮之賓爲求女而來事係於彼不係於主人故醴

賓之儀最備聘禮醴賓以幣馬者彼聘享皆有皮幣報之也不一獻殺牲者一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此不隆禮也醴壻一獻無幣與牲者鄭氏所謂異於賓客也惟冠禮之賓爲己事而來又於後無燕饗故醴之爲最盛或曰醴事質不饗者何也曰此與鄉飲酒之息司正少牢之有司徹相類皆勞之而後禮之盡主人之意也息司正羞惟所有因鄉飲之殺有司徹因祭祀之酒俎攝盛之此亦因醴子之禮獻酬之故不饗而醴也其解勺柶餴一如乎醴子故第云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不復重著儀節也猶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亦因上文饗婦以一獻之禮

儀節同故亦不復著之也鄭氏謂醴賓不用柶泲其醴於經不合未免涉於臆斷矣

釋書卦示卦所卦者

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人即席坐卦者在左注云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注云書卦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特牲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云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少牢卦者在左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示主人注云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士喪禮

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注云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炘按禮經所言互文見義冠禮言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他處不言則亦饌於西塾可知特牲言筮者執以示主人他處不言則皆筮者執以示主人可知少牢卦者在左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則書卦之人即經之卦者他處不言則同爲卦者書卦可知士冠言所卦者不言其物少牢言卦以木下又云書卦於木則此木即方板所以書卦於上士冠禮云所卦者即此木也鄭注士冠以書卦屬之筮人注特牲又以書卦屬之卦者特牲明云筮者執以示主人鄭注士喪又云卦者寫卦示主人皆兩歧

其說與經不合少牢之卦以木卽士冠禮所卦者也書卦於木卽是此木木卽方板也鄭氏據少牢卒筮乃書卦於木之文謂初筮得爻先畫地以識之及六爻既備乃書卦於木於經雖無所見理或可通至注士冠所卦者謂所以畫地記爻則不以所卦者爲書卦之方板而以所卦者謂畫地之筆似亦與經不合也

釋旅占

鄭注士冠禮筮人士喪禮旅占皆以連山歸藏周易解之又注士喪禮占者三人在其南謂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按卜筮三人

似是古法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蔡元定曰禹時未有周易原兆一證也左傳所載筮法甚多皆用周易未有以連山歸藏者二證也特牲又云長占注云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如三人各占一易則無庸以長幼爲次惟同占周易故以長幼次其先後三證也

釋筮人史

士冠特牲筮日士喪筮宅皆云筮人惟少牢筮日稱史互文也以其主筮謂之筮人以其皆主人之有司故謂之史其實一也鄭注少牢云史家臣主筮事者其解甚確敖繼公以周禮筮人

中士當之謂爲公有司非也按雜記大夫筮宅與葬日史練冠長衣以筮釋凶服不純吉非家臣而何儀禮之筮人未筮則向主人受命卒筮則執以示主人占畢則告吉於主人皆效奔走之役非公有司所當爲也此史之主筮者從主筮事非其能明易理者故占卦之吉凶另有占者爲之詳見士喪禮而特牲少牢士冠中文不具也鄭注士冠筮人云有司主三易者以有司釋筮者甚確以周禮掌三易之筮人譬此筮人則未當也

釋占者

士冠筮日士喪筮宅經皆云旅占鄭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

占之以占者爲筮人之屬非也筮者賤但主揲蓍之事不占吉凶以主人之家臣爲之占者貴能明易理占吉凶非主人之家臣也何以明之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有司與史卽卜人筮人也占者卽占龜兆與易卦者也卜人筮人皆主人之家臣故釋喪服不純吉占者主占吉凶之兆非主人之家臣故皮弁朝服二者判然不同是占者非有司之屬明矣士喪禮卜日族長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他經但云旅占不言占者之數又

卜人筮人及占者俱不詳始立之佐皆文不具也此占者即周禮之占人能明蓍龜之理知吉凶之道者也大夫士不必具官或請公有司為之或延時人之賢者為之洪範云立時人作卜筮亦謂時人能明蓍龜之理者不必朝廷之占人也此占者無論吉凶卜則占者皮弁筮則占者朝服非如卜人筮人為主人之史吉如主人服凶則釋喪服而不純吉也

釋昏禮贊老

士昏禮親迎之明日婦見舅姑有贊者醴婦之禮若舅姑既沒三月婦奠菜有老醴婦於房中之禮其贊與老為舅為婦屬成

經師不言之而賈氏疏亦無說後儒兩歧其見不知贊與老皆男子也考婦人與男子行禮皆俠拜(見士昏士冠二禮注)經云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俠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與拜贊答拜婦又拜(俠拜)是贊爲男子無疑矣老與贊皆醴婦之人以贊例之老可知也疑者曰新婦見爲與男子爲禮也曰此正先王禮以制禮之精義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婦執笲棗栗以俟見必使贊醴婦者所以成婦禮也舅姑至尊不可與婦行禮必使人禮之者猶之燕禮公食大夫禮

使宰夫爲主人也不使婦人者婦人無可使者也世母叔母則已尊矣舅姑之妾媵則又卑矣女子子之有無未可知也於是使贊與老爲之贊老者士大夫家之貴臣也臨之以祖考涖之以舅姑而何嫌何疑乎重其禮於廟寢之間嚴其別於內外之際先王之制禮若此其精也由此而推之大饗之有夫人也祭祀之尸與主婦共酬酢也皆此意也嗚呼先王之制禮精矣

釋媵御沃盥交

士昏禮夫婦入室媵御沃盥交鄭氏謂媵沃婦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敖氏繼公以爲皆於北洗竊以爲盡非也此沃盥

於南北洗無涉者禮有南北二洗南洗在阼階東南爲賓主行禮洗爵之用北洗在北堂上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其用有二一士之醴用北洗士冠禮子贊者洗於房中昏禮醴使者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於房注云贊者亦洗酌是也昏禮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於房經注俱不言洗或醴婦禮畧不用洗也又聘禮禮賓宰夫實觶以醴加柶於觶面枋注云宰夫亦洗升實觶是聘禮禮賓用南洗與士禮異一婦人行禮皆於北洗昏禮舅姑饗婦姑洗於北洗士虞禮亞獻主婦洗足爵於房中特牲饋食禮陰厭主婦盥於房中少牢饋食禮亞獻主婦洗於房中是也昏禮同牢有南洗無北洗南洗者爲贊者洗爵酌酳

之用北洗無所用之故不設也記云婦洗在北堂文承舅姑薦焉之下明爲姑洗於北洗之洗且通釋禮經中婦人之洗皆在北堂非夫婦同牢之寢有此洗也通攷禮經之例賓主敵者則洗於庭洗惟尊者有人沃盥不就洗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注云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士虞禮匜水錯於槃中南流注流匜吐水口也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又尸入門淳注淳沃也尸盥宗人授巾特牲饋食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少牢饋食禮小臣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

宗人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於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注所謂尸尊不就盥是也又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是子於父母亦就而沃盥也同牢之禮夫婦並尊不爲賓主媵御皆賤就而沃盥之豈所謂少事長賤事貴之禮與秦懷嬴爲晉公子奉匜沃盥亦媵御沃盥之類又古者尸皆沃盥周禮鬯人凡祼事沃盥小祝小祭祀沃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昏禮之義鬼神陰陽此亦其一端與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見說文執匜者注水於手以爲盥槃承棄水凡經傳所謂沃盥者

皆指匜槃而言與庭洗何涉庭洗盛水曰罍㪺水曰枓承棄水曰洗庭洗洗盥畢從而揮之凡庭洗無云沃盥者昏禮陳同牢器物不言槃匜文不具也交者謂媵沃壻盥御沃婦盥交錯之意也

釋竝受訝受

凡授受之禮敵者皆竝受卑者皆訝受鄭賈之說如是敖氏繼公凌氏廷堪皆謂於經不合敖氏以訝受爲賓主行禮之禮竝受爲相禮之事凌氏以行禮於尊者之前則同面受不於尊者之前則訝相受其故皆緣鄉飲鄉射燕禮特牲少牢諸受爵皆

訝授受不盡尊與卑行禮故疑鄭注不確不知皆讀鄭注不熟之故也考曲禮鄉與客竝然後受鄭注敵者並受大射儀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注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撒二注觀之凡授弓授圭授鴈等敵者皆竝受卑者皆訝受凡授爵授觶等尊卑俱訝授受細繹經文無不合士昏禮納采授鴈於楹間南面注竝授也蓋使者雖主人之羣吏以爲昏姻故以敵者之禮禮之也聘禮授幣宰執書告備具於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注其受授皆北面又使者受命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注

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竝授之又云旣述命同面授上介又使者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畢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亦如之注亦於使者之東同面竝受也蓋使者之於介介之於宰雖尊卑不等以在君前不得背君故皆以敵者之禮行之也其在廟門外則訝授受又賓問卿大夫北面當楣再拜受幣於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又私覿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注此亦竝授蓋主人之士與賓之介初入門時賓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皆敵者故亦竝授受也其餘尊與卑皆訝受聘禮禮賓授

几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於筵前東面俟又禮賓用東帛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於己己臣也又公食大夫禮公以東帛侑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君南面授之此皆臣與君行禮尊卑訝受法也又私覿擯者執上幣士執眾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注上介大夫與擯卿也不敵當訝受眾介受幣於士亦因之訝受也又聘時廟門外賓立接西塾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蓋賈人與介不敵

介與賓又不敵故皆訝受異於受命時之在君前也此皆受主受幣受鴈一定之法鄭賈所謂敵者皆竝受卑者皆訝受專指此也聘郊勞致饔餼使者與賓皆訝授受以使者銜主君之命而來不敢竝受也不在此例至於燕禮賓酢主人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注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大射賓酢主人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注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鄉飲酒主人西南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又士昏禮醴賓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又贊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云面枋者皆以訝受以便以枋受之也其餘十七篇中受爵經注

不明言訝受者皆可以此例推之鄭氏所云凡授爵鄉所受者宜是也聘禮醴賓宰夫面枋注以爲不訝受蓋訝受則背賓故權而並受不在此例執此以求經文十七篇中如合符節益知鄭氏之言精確不易彼敖氏淩氏之說以經例求之百孔千瘡破綻百出其失不待辨而自明矣

釋設尊

有賓主飲酒之尊有君臣飲酒之尊賓主飲酒之尊尊在房戶之間南面鄉飲酒鄉射是也君臣飲酒之尊尊在東楹之西東面燕禮大射是也南面之尊設者酌者皆北面東面之尊設者西面酌者東面蓋尊之鼻在面設尊者必面其鼻南面之尊鼻

在南故設尊者北面面之東面之尊鼻在東故設者西面面之少儀所謂尊壺者面其鼻是也壺謂方壺圓壺即尊也上尊字謂設尊之人孔穎達謂尊與壺皆鄉尊者非是燕禮之尊設者西面酌者東面尊南上是以酌者之右爲上尊矣鄉飲鄉射尊南面酌者北面設者亦北面故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此節上下文論君子飲食之禮專爲賓主夾尊者言之言以酌者之左爲上尊所以別於君臣飲酒之禮以酌者之右爲上尊也儀禮設尊之文飲燕較然不同疏者牽合少儀糾纏不已不知少儀之文專爲賓主之設尊言之與燕禮無涉也

釋布席之法

通考禮經布席之法皆於賓未入以前布之席多者樹於位後雖工之席亦然經文有具有不具注疏彖強生分別皆未統禮經之次第文義而全考之也昏禮聘禮醴賓皆先改筵（先爲神布席故改之）而後迎賓公食禮亦先布席而後迎賓此賓一人布席之法也席多者莫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鄉飲酒戒賓之後即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無介其賓主人衆賓之席亦布於戒賓之後是不待賓至而後布席也燕禮大射有賓席公席卿席大夫席公席即鄉飲射之主人席也卿席即鄉飲

射之遵者席也大夫席卽鄉飲射之衆賓席也然燕禮之初祇有布公席賓席之文及獻卿始云司宫兼卷重席設於賓左獻大夫始云繼賓以西東上說者遂謂卿大夫之席皆俟獻時設之不知燕禮與大射同猶之鄉飲與鄉射同也大射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宫設賓席于戶西南面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較燕禮特詳其下獻卿于西階上亦云司宫兼卷重席設於賓左辯獻大夫亦云繼賓以西東上與燕禮立文無異然則燕禮之先不言設卿大夫席者

文不具也以是推之鄉飲射不先言設工席者亦文不具也大射先有設工席之文及大夫就席以後云乃席工於西階上亦與飲射立文無異然則凡所當設之席皆先設之未有臨事而後設者也鄉飲射大夫之禮威儀少席一時皆布燕大射諸侯之禮威儀多故賓與公之席皆布餘則樹於位後故燕大射特云司宮兼卷重席也而飲射無再設之文大射小卿在賓東燕義亦云小卿繼大卿大夫繼小卿則亦與大射同也賈疏以燕禮小大卿同在賓左似不如孔沖遠之禮記疏爲優

釋醴醮

質者用醴文者用醮醴糟酒也不泲者也醮清酒也泲之者也醴必有柶（贊酌醴加柶授賓冠者以柶祭醴三）以柶扱醴者（士昏記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爲其糟也醮無糟不用柶也醴側尊無元酒醮兩尊有元酒糟者不純酒故無元酒淸者純酒故設元酒不忘古也醮尊有禁禁戒也醴尊無禁上古酒薄無事於戒也醴尊在房及東廂尚闇也醮尊在堂尚明也醴設北洗贊者酌授賓醮因庭洗賓自酌也醴用觶醮用爵醴篚在房醮篚在庭醴勺賓於篚醮勺加於尊皆質文相變也醴三加一舉醮三加三舉醴用脯醢一醮用脯醢三至三加又有乾肉折俎醴辭一醮辭三醴不殺醮皆有殺

質者儀少文者儀多也適子用醴庶子用醮不用醴適可兼庶庶不得擬適也娶婦父醮子嫁女父醴女男子尚文女子尚質也

釋聘禮禮賓當作醴

以醴敬賓謂之醴說文醴一宿孰也鄭注酒正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是醴者未純酒之稱凡醴賓之禮與凡飲酒不同凡飲兩尊有元酒醴側尊無元酒蓋醴不純酒猶存上古之質故不設元酒以存古也凡飲酒無柶醴必有柶爲其有糟必以柶扱之也凡飲酒用爵醴獨用觶凡飲皆有酬酢醴無酬酢惟士

冠醴賓以一獻之禮鄭云有酬酢不在此例皆所以尚質也冠昏醴子醴女醴婦醴賓皆作醴古人以醴名醴之義如此聘禮禮賓亦用醴則當從醴而從禮者寫者亂之耳鄭氏因聘禮作禮賓遂將冠昏兩禮醴賓字皆云當作禮朱子因鄭氏之說遂將醴子醴女諸字亦云當作禮殊失古人正名之義

釋爵弁服亦衣與冠同色

凡服衣與冠同色韠屨與裳同色五冕皆元衣五冕皆元表故總稱元冕焉皮弁冠衣色俱白朝服元冠元端是衣與冠同色也五冕皆纁裳纁近赤天子朱紱祭服之韠謂之紱諸侯赤紱爲亦皆

赤祭服之屨謂之舄皮弁朝服素裳皆素韠白屨元端天子諸侯朱裳朱韠大夫素裳素韠士元裳黃裳雜裳爵韠是韠屨與裳同色也賈公彥謂爵弁服衣與冠異色按爵弁服元衣爵亦赤黑色何得謂之異乎又爵弁纁裳韎韐纁屨亦韠屨與裳同色也

釋纚笄宵衣

儀禮言纚笄宵衣者三一士昏禮迎婦纚笄宵衣在其右一婦見舅姑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一特牲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鄭注特牲云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按本名宵下三宵字鄭原注皆當作綃後寫者亂之鄭禮注及詩箋皆破繡爲綃末

宵作宵禮元綃衣亦作綃不作宵說文綃生絲也宵訓夜不訓綃絲斯爲的解矣蓋宵與綃通以其質言之則禮元綃衣是也說文云宵夜也从宀宀下冥也日冥則黑故从色言之則曰宵衣士妻配元端之服也女嫁時攝盛故服純衣見舅姑不攝盛故服宵衣純衣配士爵弁服宵衣配士元端服士元端以祭故特牲主婦服宵衣也女嫁時攝盛服純衣娣服宵衣次序秩然不紊鄭因下文女從者被穎黼之文遂以姆宵衣爲元衣而綃領不知女從者卽姪娣其嫁服下女一等女攝盛服次純衣姪娣攝盛被穎黼皆非常服五十歲老人之姆何爲與兒女子俱攝盛乎此不可通矣

釋寢

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皇熊二家之說各異孔氏疏亦無明文炘細就經文玩之上二句與下一句之文法迥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者君大夫尊夫婦各有正寢其卒也皆於已之正寢中士之妻皆死于寢者士卑夫婦共一正寢其卒也同在一正寢中故下文特用一皆字以別之而皇熊二家之轇轕不煩言而解矣周禮宮人掌王六寢之脩鄭君云六寢者正寢一小寢五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鄭君云后

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諸侯夫人正燕寢之數無明文何休孔穎達賈公彥皆謂有三寢則諸侯路寢一燕寢二夫人亦路寢一燕寢二矣以此差之大夫當正寢一燕寢一內子亦當正寢一燕寢一內則妾生子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鄭君云內寢適妻寢也此謂大夫士之妾也此內寢即妻正寢鄭兼言士者約略言之或天子之士當諸侯大夫也孔氏云卿大夫以下疏以注兼言士故曰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大夫之妻有正寢燕寢士之妻有燕寢無正寢疏以此兼大夫士言之故統曰適妻之寢不分別大夫士也士卑未必夫婦各有正寢其妻即以夫之正寢為正寢其燕寢仍夫婦各別知者士備姪娣夫婦不可同一燕寢庶人無妾夫婦同一燕寢

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妻將生子及月辰夫出居羣室是也故卒也同在一正寢中作記者特用一皆字以別之因此可考見君大夫士庶人寢室之差等而記者文法異同之故亦遂瞭然矣夫人亦稱路寢者路大也凡君所在曰路巾車掌王之五路亦掌王后之五路是夫人之寢亦可得路稱也大夫不言命婦者鄭君云明尊卑同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以君爲夫君皇氏以君爲女君熊說是也鄭注內則曰婦人稱夫曰君其適妻必言女君以別之經典中無單稱君者互文以見義也內子未命死於下室鄭君云下室其燕處也者卽內子之燕寢也遷尸于寢卽遷於內子之適寢也此又大夫內子正燕寢各別之一證也

釋婦人稱字

喪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案姓與及也伯仲即婦人之字也男子尚文字曰伯某甫仲某甫婦人少文稱伯仲於姓上以爲字魯伯姬叔姬狄叔隗季隗以及季姒季姬之類是也蓋婦人不以名行既笄而稱字死則從夫之謚衛莊姜秦穆姬之類是也其無謚者仍稱字宋孟子仲子之類是也父母國之於內女始終稱字杞伯姬紀叔姬之類是也終春秋之世稱內女謚者惟葬宋共姬一書特褒其節非通例也隱元年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

羊傳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休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斯爲的解矣疏家不知小記之姓與伯仲即大記之字而強生區別謂復則稱字書銘則稱姓與伯仲又謂周之文未必有伯仲誤矣顧亭林謂女子在室稱姓冠之以序引叔隗季隗爲證不知叔隗季隗即字非僅在室之稱也知小記之言即大記之注而婦人之字瞭然矣

又案坊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之子蓋其且字說文且所以薦也段玉裁曰禮注某甫皆曰且字蓋古二十而冠衹云某甫五十則稱伯仲某甫所以

藉伯仲也炘案男子以其甫藉伯仲爲且字婦人以姓藉伯仲亦是且字然先儒注經俱不言且字男子藉伯仲之其甫人人互異婦人藉伯仲之姓同姓一辭故婦人不言且字魯昭公夫人當云仲姬而云仲子者鄭意猶男子之且字特異其言也以無明文故云蓋以疑之

釋婦人稱氏

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然婦人亦有稱氏者或配姓於氏而稱之或配字於氏而稱之配姓於氏而稱之者若夫人姜氏之類是也配字於氏而稱之者若仲氏任只（毛傳仲戴嬀字也）之類是也

少牢禮曰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配姓於氏而稱之也士昏記問名之辭曰敢請女爲誰氏喪服小記云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注昏禮云誰氏者謙也不敢必其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案昏禮人道之始古人之所重豈有不知爲誰人之女而與爲昏姻者孔氏疏小記云氏若孟孫三家之屬案古者天子諸侯至尊無氏庶人至賤亦無氏惟卿大夫有氏知氏未有不知姓者如宋華氏則知爲子姓衛孔氏則知姞姓晉趙氏則知爲嬴姓楚鬭氏則知爲羋姓矣竊謂此二經所謂氏皆配字於氏而稱之

者婦人不以名行昏禮所問之名卽許嫁之字若伯仲之類是也其以字配氏不以姓配氏者男女異姓議昏時已知之故請爲誰氏也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故旣死之復不知其姓者不以姓配氏而以字配氏若仲氏之類是也此從來未經人剖析者拈出以爲辨姓氏者之一助